

## 已划定的中东战线

# The Middle East Battle Lines Are Drawn

作者：乔纳森·斯皮尔 2015年8月2日

AUG. 2, 2015 BY [JONATHAN SPYER](#)

翻译：李玮，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

中东地区过去十年一直处于其历史比例中的一个政治动荡期。曾经稳坐江山的各个政权，要么被推翻，要么惨遭削弱。新生的势力逐渐崛起，在废墟之上发动战争。

近年来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显著衰落的结果在于，巨大而混乱的冲突出现并在这些国家的毗连国土之上爆发。发展统一的以国家为忠诚对象的民族认同失败了，这意味着，一旦中央政权消失，基于族群和教派身份为基础所构成的诸军事力量就会展开它们之间不可避免的政治军事竞争。作为这一结果的教派冲突，正在席卷伊拉克和伊朗边境，甚至地中海地区。而这种冲突模式，现在也已延伸至也门。

在这一漩涡中，伊朗及其代理人已经组成了一个单一而强大的同盟。现在看来，伊朗有意取代美国而成为波斯湾地区的霸权力量。海湾地区的逊尼阿拉伯国家因此忧心忡忡，寻找办法抵御伊朗的进击。这一结果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程度。

伊朗成就背后的原因何在？在这场竞赛中，伊朗和他的代理势力所获得的具体利益是什么？如何解释沙特领导下逊尼派对伊朗进击的反制是不可避免的？伊核谈判协议的签订和制裁的即将解除会对伊朗本身及其地区行为产生何种影响？

**伊朗在地区内取得成功的局部进展**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圣城旅成为了适合当前地区形势变化的绝佳工具。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一个为实施代理人战争量身定做的组织，对准军事对象进行组织和资助。

逊尼阿拉伯方面（或者其他任何地区行为体）则没有类似的军事组织。对德黑兰集中的效忠加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运作技术，两者合力的结果，使伊朗人在中东地区多个冲突区域中都取得了胜利，同时也使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逐渐变得愈发警惕。

在黎巴嫩，真主党作为最强大的角色，维持着这个平行国家的有效运转。真主党是伊朗在阿拉伯世界代理人中的模范也是最强版本。黎巴嫩国土狭小，在国内逊尼派军事传统缺失的情况下，尽管东部教派冲突有所影响，真主党还是稳固建立并发展了力量。在叙利亚内战中，真主党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以保证伊朗在大马士革的代理人依然掌权。已有大约 1000 名真主党战士在叙利亚阵亡，其中包括许多资深老兵和指挥官。据估算，叙利亚战场的任何时间段内，真主党都有超过 5000 名士兵投入其中。真主党对叙利亚承诺的实际行动表明，为了响应其伊朗主子的召唤，真主党可以无视任何来自黎巴嫩内部的因素影响。这种情况同时也证明了，伊朗为了实现其主仆利益，可以有足够能力调动并盘活其所掌握的地区资源。集中化，成为了伊朗求取地区控制权所掌握的最大优势之一。

在叙利亚，伊朗继续维护着对阿萨德政权的承诺。南部地区，叛军和逊尼派伊斯兰战士占领了历史重镇波斯拉沙姆（Bosra al-Sham）。北部地区，由努斯拉阵线领导的一支由土耳其和卡塔尔资助的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武装，在三月末攻占了伊德利卜城（Idleb City），成为第二个从政府军控制下夺取的省会城市。伊斯兰国则越发逼近大马士革。即便这样，作为伊朗长期伙伴的叙利亚政府，仍旧保持着作为叙境内单一最大势力的存在，控制着 40% 的领土和 60% 的人口。伊朗对其持续的援助，据说保持在十亿美元每月的水平，同时还存在着作为最大外援的伊朗人力及军事专家的援助，以确保阿萨德政权的生存。

阿萨德长久以来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愿意为其效忠的人力资源十分有限。而伊朗及其黎巴嫩和伊拉克的代理人，以及通过教派民兵为叙政权组建的新武装（国民防卫军等），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阿萨德离重新统一叙利亚国土全境还很远；但他也不必担心自己有跌落马下的危险。这一切是伊朗人的成就，不是叙利亚的。

在伊拉克，伊朗人是反对伊斯兰国的关键角色。一些观察家半开玩笑地表示，圣城旅司令卡瑟姆·苏雷曼尼将军（General Qassem Suleimani）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

从去年8月份开始，苏雷曼尼时常出现在伊拉克，在伊斯兰国威胁之下指挥什叶派民兵行动。伊拉克境内最强的三个军事组织：巴德尔旅（Badr brigade）、正义联盟（Asaib Ahl al Haq）和真主党旅（Ktaeb Hizballah），比起响应伊拉克政府而言，更愿意接受苏雷曼尼的领导。此时的伊拉克政府，则由什叶派伊斯兰及亲伊朗的达瓦党（Dawa Party）所控制。

什叶派民兵在同伊斯兰国的作战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正是他们在萨拉赫丁省（Salah al-Din）阿莫里镇（Amerli）的战斗，使伊斯兰国遭遇了第一次挫败。该地区的逊尼派以“解放”为名对该镇进行了种族清洗，使得什叶派民兵随后的处境愈发艰难。这些民兵在提克里特（Tikrit）对伊斯兰国的胜利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

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伊朗从一开始就资助着伊斯兰圣战运动。另外，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德黑兰也开始同哈马斯建立战略关系。但是，哈马斯在2011年至2013年间，站错了队。哈马斯同不少人猜想，一个由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新的地区联盟正在崛起，这个以穆尔西领导的埃及为中心，以卡塔尔为金源的势力，值得依靠。哈马斯认为自己是这个联盟的天然成员。然而在局势发展中，这一运动关闭了其在大马士革的总部，活跃分子分散至多哈、土耳其或开罗。穆兄会领导的联盟转瞬即逝，2013年7月发生在埃及的军事政变终结了这个梦想。此后，哈马斯开始试图重新建立同伊朗的联系。

德黑兰对资助反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具有天然兴趣。作为非阿拉伯和非逊尼派的伊朗，在这个主要为逊尼派且主要使用阿拉伯语的中东地区，具有双重局外人特质。而对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资助，则有助于纠正这一局外人状态。伊朗人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逊尼阿拉伯世界存在的重要公案。当然，这种情况目前已不尽然。从 2011 年开始，阿拉伯世界的焦点已从巴勒斯坦人身上移开。巴勒斯坦对伊朗政策影响的程度，目前还不明晰。

伊朗同 Hamas 恢复友好关系的最近证据显得有些矛盾。一方面，数千万美元转入 Hamas 控制的加沙地带，用于帮助重新武装和恢复重建；新的地下隧道网正在施工中。但在同时，Hamas 公开讨好伊朗最大的对手，沙特阿拉伯：其领导人哈立德·马沙尔 ( Khaled Masha'al ) 在 2015 年 7 月对利雅得进行了访问。最后，在也门，伊朗对胡塞的支持在于谋求后者长期的存在。然而 2011 年也门独裁者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 ( Ali Abdullah Saleh ) 的下台，为国内逊尼和什叶派民兵的发展都铺平了道路。伊朗对胡塞的援助一直是低调的，但在 2015 年 1 月萨那爆发骚乱后则显得尤为明显。二月份，胡塞同德黑兰签订了一项民航协定，开通了萨那到伊朗首都的直航。这就使得伊朗对其在也门盟友的支援变得愈发简单。另外，一艘伊朗船只不久前在萨里夫港 ( al-Saleef ) 卸载了 180 吨为胡塞提供的武器。

纵观整个地区，哪里国家权威明显衰落，哪里就能看到伊朗取得优势利益的身影。但这并不能简单地下一个伊朗轻松夺权的结论，也不能说伊朗对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成功控制没有经历严重的竞争。伊朗在叙利亚内战、伊拉克和也门都有效地支持了其中的某一方，但并没有能够完全消除任何一个国家内其盟友的反对势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仍旧占据着国家的一部分显著区域，并且没有任何将落于伊朗盟友之手的危险。

相似的，在巴勒斯坦人当中，伊朗也选择了哈马斯（至少在最近的军事方面），即支持了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一半势力。因为拉马拉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是由埃及、约旦、海湾阿拉伯和西方世界所支持的：他们的安全武装是在西方监管下于约旦受训的。这些人在未来的时间里并不担心哈马斯会对他们所在领土构成什么威胁。在加沙地带，塞西政府关闭了联通加沙南部和西奈半岛北部的地道，这使得哈马斯控制的这片飞地变得贫穷、孤立而绝望。所以当伊朗人介入巴勒斯坦民族运动时，其支持的一方（哈马斯）受困于现状，并不谋求彻底击败对手。甚至在黎巴嫩，即便真主党是军事方面毫无疑问的优势势力，也并不谋求公开且排他的统治。如果他们谋求那些，可能的结果就是，将国家推入内战的深渊。因此，真主党保持着一个由伊朗创造并接受伊朗资助的，平行国家结构。这一结构在运行中，不必要事事通过“官方”国家，一些时候可以同官方合作而一些时候则可以无视他们。但无论怎样，不谋求公开全面地更替政权。

伊朗正在谋求地区霸权。而有效地创造并运作不同地区的代理政治军事组织，便组成了整个计划的核心部分。伊朗对其代理势力面向统一目标的运作，以及创造和训练新的政治军事代理势力的能力，都为伊朗在许多冲突地区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还没有在任何一处取得完胜。

于 2015 年 7 月达成关于伊朗核计划的最终协议，为伊朗继续在地区内提升其利益铺平了道路。解除制裁将在接下来几个月为德黑兰带来大约 1500 亿美元的解冻资金。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届时将被伊朗用于支援其位于伊拉克、也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盟友。这也将带来这些地区武装力量的加强，以及伊朗在整个地区影响和破坏力的提升。

### **逊尼派抵抗伊朗的动员**

一个为了动员起来对抗伊朗谋求地区霸权的逊尼联盟正在逐步建立。沙特阿拉伯是这一联盟

的领头羊。当前由沙特领导的在也门南部对抗伊朗代理势力的逊尼武装动员成为激活逊尼派回应的节点。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越也门问题本身。它标志着 2013 年 7 月 3 日埃及军事政变之后的局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一个利雅得—开罗轴心浮出水面，成为当前逊尼阿拉伯外交的核心，以对抗由伊朗领导的什叶派联盟。

这一轴心的建立，是由三个因素促成的。第一个因素明显在于作为地区安全保障和地区主要国家领导的美国从中东的退出。第二个因素是伊朗及其盟友在中东地区势力的扩张。第三个因素由逊尼政治伊斯兰所构成的逊尼派力量现状所面临的，包括穆兄会及其萨拉菲形式遇到的挑战。

在伊朗支持的安萨尔阿拉民兵组织（广为人知的胡塞）对阿登城及战略要冲曼德海峡的步步紧逼之下，沙特国王萨勒曼成功地发出了逊尼派联合起来的回应。当胡塞及其伊朗支持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后，他们希望进一步谋求占领整个也门。而这对于沙特及其盟友而言，伊朗方面走的太远了。作为邻国的也门同沙特共享 1500 公里防卫简陋的国境线，如果边境被亲伊朗组织控制，那将使德黑兰拥有新的向沙特施加压力的直接手段。其他九个逊尼派国家（摩洛哥、埃及、约旦、苏丹、巴基斯坦、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和阿联酋）加入了沙特领导的队伍，致力于防止胡塞未来进一步扩张。

当逊尼派尝试阻止伊朗的联盟处于碎片化和难于协调的情况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情况下，如何来解释沙特外交表面上的突然胜利呢？新的逊尼联盟能够持久吗？他们能够取得什么成就？这些对以色列意味着什么呢？

在利雅得和其他逊尼阿拉伯国家首都里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感知：美国决定一改之前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的态度，决定撤离中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正踏上一条危险的道路，即姑息

伊朗。这种观点最直接的来源在于核谈判，华盛顿现在愿意并支持伊朗成为一个“准”核力量。

然而这种认知也来源于美国对伊朗在整个地区行动的反应。在伊拉克，美国同伊朗合作推进共同目标，甚至不了解眼前的问题实际是伊朗行动的结果。在黎巴嫩，同样地，西方在支援并装备黎巴嫩武装部队时，却不知黎巴嫩人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空壳，其中活跃的控制单位是真主党。在叙利亚，美国心不在焉地打击着伊斯兰国，将剩余部分留给叙利亚国内各个势力相互争斗。

从沙特的角度来看，伊朗的冷酷无情、明目张胆和迅速扩张同美国的撤离政策一起，构成了隐藏的灾难。

于是，一个独立于美国之外的，羽翼丰满的对抗伊朗的逊尼联盟，第一次步入地区舞台。其所导致的估计是，逊尼什叶冲突将长期成为地区问题。

对于逊尼什叶冲突而言，当前西方同伊朗达成的核谈协定将会带来何种影响呢？

即便在之前由于核活动而受到经济制裁，伊朗当时依旧有能力组织并支援他的盟友们。伊朗一直以来坚持对真主党，其伊拉克代理势力， Hamas 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进行支持。作为极权政治的伊朗经历了过去的制裁，之前的经验告诉我们一种模式，即，伊朗愿意用钱实现其地区抱负，即便国内那些和政权无甚关系的人面临穷迫生活。

然而，随着中东地区不同政权在岌岌可危中来自伊朗各种承诺的增加，一些观察家认为伊朗已经显出“不堪重负”的迹象。伊朗现在承诺支持他各个陷入战争的盟友们——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伊朗还郑重地承诺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领土这两个纷争之地上支持他的盟友。最近几个月，真主党在黎巴嫩暂停了数个项目，比如《阿克巴新闻》的英文网站建设。根据“当前黎巴嫩 ( Now Lebanon )”网站的文章显示，黎巴嫩还削减了雇工待遇、公务员工资、战伤

人员抚恤金等支出。这些现象都反应出其主子伊朗存在的财务困境在实现更多地区承诺时所暴露出的乏力状况。

但是，对伊朗的制裁应该在未来数月中大幅取消吗？这将会给伊朗带来数十亿美金的解冻。

可以猜测，数目可观的一部分解冻资金，伊朗将用于服务其地区野心。

沙特阿拉伯回应伊核谈判结果的方式，或为谋求其自身的核选择。沙特最近在自己的核计划上有所前进。利雅得同多个国家签订了核能源合作协议，以求能够建设反应堆；但最近他们同法国、俄罗斯和韩国的合作已经存在超出内容，包括核电站和燃料循环的可行性研究。另外，有担心表明，沙特阿拉伯可以利用其同巴基斯坦的亲密关系发展自己的核能力。虽然精确的预测在这一问题上显得不甚现实，考虑到沙特担心伊朗地区扩张的深切程度，在未来开放的时间里，沙特阿拉伯会继续寻求自身的核选项。

## **新中东图景**

中东地区渐变的战略图景由数个不同因素定义构成，包括威权政权的垮台导致政治权力真空以及权力继承者们无休止的战乱。这些权力继承者们，在也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通常都基于当地族群、部落或教派认同而形成。当一个稳定集中的民族国家认同在这一地区缺失时，那些更加原生态的认同就会起而统之。

德黑兰通过从迅速恶化的地区混乱中获利，以求实现伊朗成为中东霸权的野心。伊朗控制着一个紧密且集中的代理人组织联盟。伊朗的代理人控制着黎巴嫩，并在也门、伊拉克、叙利亚和加沙地带成为主要角色。

逊尼派应对的主要动机来源于对伊朗意图猖獗地篡改地区秩序的恐惧。逊尼派的利益在于阻止伊朗在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取得完全胜利；但他们也没有足够能力完全驱逐这些地区内



的伊朗代理势力。

最后，美国在这一图景中缺失。美国正在基于一份错误的地区形势图开展工作。它幻想着德黑兰是一个能够“接触”的角色。这实际上是在鼓励伊朗的扩张主义，亦是在鼓励当前发生的独立的逊尼派组织针对伊朗的抵抗。

因此，中东地区将要走向的图景是由多条冲突阵线构成的：一方是由伊朗领导的什叶派武装，另一方则是相对松散的，由沙特阿拉伯（或者可能是土耳其和卡塔尔）领导的逊尼派集团。

这种冲突将会定义这一满目疮痍的地区的下一章内容。而这些情况同时会影响到在这一地区投资的国家。在未来同其中各方维持中立，将会成为一项挑战。